

经典长篇小说三部曲

邹长顺 李同峰◎著

大鬍子



酒神



中国华侨出版社

Ho long ko zhi siu shen

经典长篇小说三部曲

酒神

大龍口

邹长顺 著
李同峰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龙口·酒神/邹长顺, 李同峰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6. 2

ISBN 7-80222-071-8

I. 老... II. ①邹...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0136 号

● **老龙口·酒神**

项目策划主持/邹长顺 史明星 李同峰

著 者/邹长顺 李同峰

责任编辑/崔卓力

装帧设计/五四先锋设计——赵俊杰

版式作业/白 马 阿 兵

责任校对/阿 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开 印张/10.625 字数/400 千

印 数/6000 册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22-071-8/1·3

定 价/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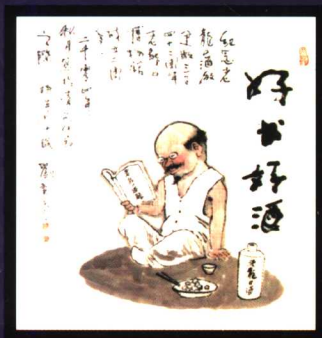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作者心声

又是二月二，又是龙抬头

属“龙”之人携手相牵，老龙口三部曲的第三部《酒神》又奉献读者之手。作为作者理所当然地轻松一阵。然而，静思回蓦感到，区区三部曲岂能诠释上下五千年酒文化呢？看来不行，怎么办？还得接着做！都说属“龙”之人能成大事，既然如此，咱就把研究酒文化历史作为头等大事去做，再来一部续篇如何？我看行，然后再编著一本《醉酒图99》，让读者茶余饭后一乐，岂不也叫做了一件大事吗？



该作品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沈阳市美术家文史馆研究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刘秉亮先生作于长篇历史小说《老龙口》三部曲第一部《酒觞》新闻发布会。

“老龙口”三个字的由来

“老龙口”三个字由沈阳市政协委员、中山摄影协会秘书长陈秀庆先生，用集字的方法集出而来。他翻阅了《清代篆隶字典》、《中国楷书大字典》、《中国隶书大字典》、《中国行书大典》及书法字典，从中集出了“老龙口”三个字。其中：“老”字，取自于明代书法家陈献章的《种芭麻诗卷》；“龙”字，取自于宋朝书法家米芾的《拜中岳念诗》；“口”字，取自宋朝书法家黄庭坚的《诸上座贴》。

摄影：王茂岩
资料提供：赵志闯
打字：刘敏
电脑：周霞



邹长顺



李同岭

此是入夏友史
 子秋若纯酒
 中仙喻出云子
 一二年九月廿五日



龙口·龙心·龙作

——编前语

崔卓力

千禧龙年的一天，二位属龙的人在老龙口酒厂一拍即合——为老龙口写书立传，为老龙口的后人们留下一点文字……

项目是在二零零二年正式启动的。因为那一年，老龙口酒集团的掌门人邹长顺先生强烈地意识到了老龙口酒三百四十年历史的弥足珍贵，也因为那一年，作家李同峰先生洗尽商场风尘一头扎进了老龙口。于是，就有了老龙口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创意；就有了中国酒企业的壮举；就有了大家手里这三本小说。

老龙口三百四十年的历史，经过二位作家的潜心研读整理，浓缩成了三卷本累计100万字的系列长篇小说，其中之艰辛不言而喻，其中之意味无限深远。

翻开小说第一部《老龙口·酒觞》，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酒品牌，在大清王朝的天空下避处一隅，历经无数风雨，艰难地生长起来。它那淡淡的白色液体中融入了老龙口的先祖们自强不息、行侠仗义的骨血；它那辣味逼人的酒香气里散发着老龙口人气蕴激昂的民族精神。它带着酿酒人浓浓的情义，从一个四处漏风的小作坊里流淌出来，流进了清代古中国社会小城小乡的酒馆里，给辛勤劳作的贫苦人舒缓筋骨，给生意失算的



小商人展心扩怀，它似一种无形的大爱，温暖着古代民间贫苦百姓清冷的心灵，支撑着大清江山低能而孱弱的肌体。

第二部《老龙口·酒魂》的脚步踏入了一个中华民族生死危亡的年代。战争的阴霾几度扑灭了老龙口酒作坊的炉火，在老一辈酒人为保护祖业而死守家门的时候，应时而生的老龙口的后人们则为了民族的生存安危，纷纷走出自家作坊，奔赴抗日救国的前线保家卫国，谱写了一曲曲令人回肠荡气的英雄之歌。老龙口酒品牌经过战争的洗礼亦成为民族灵魂的鲜明标志。

第三部《老龙口·酒神》中的老龙口人在新中国曙光的照耀下扬眉吐气，单薄脆弱的老龙口私人酒作坊回归到社会主义制度温暖的怀抱，企业的生命力越来越强，研制的新品种酒走出市门，省门，直至进入京城最高殿堂。淡淡茶，浓浓酒，茶养天性，酒孕激情。在酿酒的时候，老龙口人的生命情感也被酿成了玉液琼浆，流向遥远的明天。

以小说形式为企业书传是老龙口集团企业文化的高端境界，三部长篇，洋洋百万字是将老龙口三百四十年历史激活再现的大手笔之作，她将作为老龙口酒集团历史中最精彩的部分凝固在老龙口人的记忆里。

2006 年龙节前夜·北京



前 言

又是二月二，又是龙抬头。

第三部长篇小说《老龙口·酒神》出版发行了，带着酣墨未干的芬芳呈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至此，我们称之为《老龙口·酒觞》、《老龙口·酒魂》、《老龙口·酒神》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在此，我代表老龙口集团全体干部及员工，对于付出艰辛创作完成“三部曲”的著名作家李同峰、邹长顺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两位作家为老龙口酒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年的时间，老龙口陆续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累计 120 多万字，开创了用小说形式展现清末酒文化、民国酒文化和现代酒文化的先河。

这三部书对老龙口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要是单单从推出小说的角度来说，凡是有实力的企业都能做到，然而，老龙口的“三部曲”却以其实力展现了老龙口酒品牌三百四十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真实故事。“三部曲”的出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图书馆、沈阳文学院、辽宁图书馆已经将前两部书给予了永久性的收藏。目前，我们已经把作家的手稿真迹陈放在了老龙口酒博物馆内，她们将同老龙口酒业已经发生的一切作为一段历史永远保留下去。

老龙口酒业至今已经走过了三百四十多个春秋。据史料记



载，老龙口始建于一六六二年，系山西太谷县人孟子敬创建，取名为“义隆泉”。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皇帝东巡盛京祭奠太祖、太宗，招待各级官吏时饮用的酒水就是当时的“义隆泉”酒。康熙还在临行前，亲自颁下圣旨，钦定“义隆泉”酒为宫廷贡酒。抗日战争时期，老龙口酒业曾经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和蹂躏，为了建立兵工厂，侵略者强行将老龙口酒厂院落占去三分之二。解放后，老龙口回到人民的怀抱，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时，老龙口白酒被调入人民大会堂，国家领导人以此酒招待国内外宾朋，这标志了老龙口历史的辉煌，更值得老龙口人骄傲和自豪。时至今日，更让我们庆幸的是，老龙口院内出土的明末清初古石磨群、民国时期酒海及老商标等十余件文物被评为国家三级文物，同时酒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老龙口白酒传统酿造工艺通过省级认定，已被上报国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所有这些，都代表了老龙口历史的深厚与悠久，代表了一种独特的酒文化。酒博物馆内有著名文物鉴赏家、书法家杨延恺挥写的“义隆泉烧锅”几个大字，揭示了老龙口久远的历史。

第一部小说《酒觞》主要是描写了山西太谷县酿酒商孟子敬来盛京找在盛京为官的舅舅，始建老龙口酒作坊的故事。为此，山西著名书法家程素仁专门写下了：“老龙真喜出山西，无愧晋商又一奇，豪饮千杯何必醉，从来好酒须鲸吸。”的诗句，并存留在了博物馆内。第二部小说《酒魂》出版时，又有沈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法家王梦赓为该书题写了诗句：“自古英雄壮魂风，痛饮龙口酒万盅，叱咤疆场留垂笔，但邀日月醉英雄。”第三部《酒神》也是如此，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著名书法家佟庆辉又挥毫泼墨，书写了“十年磨一剑，百年酿一酒，飘香九万里，琼浆诗龙口”。对众多学者专



家对老龙口三部书的出版所做出的贡献，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什么老龙口企业能发展到今天，这是因为老龙口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老龙口的每一步发展，都书写了酒文化篇章。一个企业如同一个人一样，伴随他成长的年轮，更需要有深厚的文化积累，这个人才能够书写出一生的历史。

作为一个酒的品牌，老龙口已经走过三百四十个春秋，我们还将继续去书写老龙口的历史，让老龙口的历史更加辉煌，这是我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

我深知三部书的成功，除了作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之外，也离不开我们老龙口人及众多学者、专家的大力支持，为此，我同样向支持帮助作家创作出老龙口历史“三部曲”的老龙口干部职工一并表示感谢。

同时，三部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编审崔卓力先生还为该三部书亲自撰写编前语，并对三部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以同样的心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相信，在老龙口集团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在众多专家、学者有识之士们的支持帮助下，老龙口集团的企业生命和企业文化会更加灿烂辉煌。

老龙口集团董事长——

宋立星



红旗高举，插入深深碧蓝天。欢声雷动，势如破竹惊人梦。

一九四八年，东北野战军在毛泽东、林彪、罗荣桓的指挥下，打响了解放全中国的第一个大决战——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的浴血奋战，歼灭国民党卫立煌部四个兵团四十多万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正当东北野战军部队休整扩充兵源准备入关，配合华野聂荣臻部队参加平津战役之时，一场大雪把沈阳城装点成了白色世界。天虽然很冷，但是，人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如同关不住的春风，纷纷走出家门，踏着厚厚的积雪，脸上泛着庆祝胜利的微笑，腰系红色绸带，在震天的锣鼓声中翩翩起舞，大街小巷，欢歌笑语，歌声阵阵。

唱道：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呼嘿嗨依呼呀嗨。

.....



欢庆解放的锣鼓声，响彻云霄的歌声，让年过半百的刘彩欢再也躺不住了，她很费劲儿地坐了起来，问在一旁干活的女儿：“秀艳，外边干嘛呢，听上去这样热闹？”

“妈，沈阳解放了，人们都在欢庆呢。”

“解放啦？”刘彩欢轻轻地重复了一句，又说，“你扶我下地，我也去街上看看。”

自从黑光德和贾大个参加了抗联之后，刘彩欢的身子骨突然间一天不如一天，整天价病病歪歪，眼神散落，头发变白。屈指算来，黑光德已经离开她快十年了，至今杳无音信，生死不明，她天天在盼、夜夜在想，黑光德能在一天里，突然间迈进门槛，把她搂在怀里，说声：彩欢，你受苦了！那该多好啊！然而，这一晃十年了，她始终没有盼来这一天，只是一个人带着儿女们过着艰辛的日子。

今天，人们在大街小巷欢庆解放，她想：黑光德也该回来了。

“妈，”女儿黑秀艳说话了，“外面天这么冷，你又有病，还是别去了。”

“没事儿，我拄上一个棍儿，你在身旁扶着我就行。”

黑秀艳是个孝顺的女儿，一张俊俏的脸庞漂亮得和刘彩欢年轻时一模一样，两条粗黑的辫子不算太长，垂在腰间。

她帮着妈妈穿上棉衣棉裤，扶她下了地，又把妈妈的头梳理得整整齐齐，自己也围上一条围巾，搀扶着妈妈，顶着寒冷的风，走出了家门。

她们的家在距四平街不远处，当她们母女俩来到四平街时，整条街道两旁早已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黑秀艳扶着刘彩欢来到了一处人稍微少的地方，站稳了脚跟。

庆祝解放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



到尾，有解放军战士，有学生，还有的是工人模样，他们都把兴奋的喜悦挂在脸上，在锣鼓声、唢呐声的相伴之下，脚下的十字步既整齐，又娴熟。鼻子下的哈气随着身体的舞动而上下跳跃。

刘彩欢吃力地跷着脚，瞪着一双干枯的眼睛，掌摸着当兵的人中哪一个是黑光德。

她的眼神没离开欢庆的队伍，还叮嘱着女儿：“秀艳，帮我瞅着点，这队伍里有没有你爸，还有你贾大爷？”

“唉，我知道。”

一颗凄凉的心在寒风中抖瑟，游行的队伍已经远去了，欢庆的锣鼓声不再震耳欲聋了，刘彩欢的心却是空荡荡的，只有女儿搀扶着她，踏着嘎吱嘎吱的积雪，回家而去。

扫兴而归的刘彩欢拖着疲劳的身板，在黑秀艳的扶持下躺了下来，还没有缓过劲来，儿子黑秀龙兴冲冲地进了屋，脸上是一股子十分高兴的模样。他搓搓冰冷的手，说道：“妈，今天四平街上可热闹了。扭秧歌的、踩高跷的，还有……”

没等黑秀龙说完，刘彩欢回应着说：“我知道，这热闹劲儿是庆祝沈阳解放。”

“是秀艳告诉你的吧？”

“我和你妹也上街看去了，刚回来不一会儿。”

“你也去了？”黑秀龙很惊讶地问着。

“是啊，我想看看这队伍中有没有你爸。”

“妈，只要我爸和贾大爷还活着，早晚会同来的。”黑秀龙说完了安慰妈妈的话，又接着说，“妈，我也想参加解放军，南下打国民党蒋介石去。”

“什么？”刘彩欢被黑秀龙的想法惊得呆了呆，刚躺下的身子又坐了起来，说，“你有一个不知死活的爸和一个断了音信



的哥还不够啊，你还要去当兵，这家里还有人吗？”

“不是有妹妹吗？”

“她是有主的人啦，以后能天天守在家里吗？”

“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我决心已定，穿上军装扛起枪，一路南下多风光，省得天天在作坊里围着甑桶转，成天价烟熏火燎地当糟腿子，有什么出息。”

“不行。你爸爸在作坊干了大半辈子，要不是因为砍死几个日本鬼子，他也不会离开作坊的。我不准你走你爸的老路。”

“妈，沈阳都解放了，全国也快解放了，你就让我出去闯荡闯荡还不行吗？”

“不行，这枪炮子弹的不长眼睛，你凡赞哥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你爸至今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不能再让你离开这个家。”刘彩欢袒露着自己的心声，脸色自始至终很严肃。

“妈，”黑秀艳听到了刘彩欢和黑秀龙的话，接过话茬说，“我哥想的对，你就让他去吧。参加解放军是件光荣的事，今天你不也看到了吗，解放军里还有不少女兵呢？”

“怎么，你也想去？”

“你不愿意让我哥去，我就去。”

“不行，”黑秀龙听后劝道，“秀艳，你是快成家的人了，还是在家照顾好咱妈。头晌前，洪林大爷还和我说，他要带着贾冉罡来咱家串门子。”

“不，哥，你告诉洪林大爷，千万别让他来。”此时的黑秀艳看上去有些羞涩，脸红得像个熟透的山柿子。

“怎么，定下来的事你还要反桃子，来串门是迟早的事。”刘彩欢又躺在了炕上数落着黑秀艳。

黑秀艳和贾冉罡的婚事，是李洪林做的大媒。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洪林和李曼秋商量着，把黑秀龙和贾冉罡找进了作坊



里干活，一来是让他们学一分子手艺，二来也是对黑光德和贾兴有个交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贾冉罡生成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大大的个子随父亲贾兴，英俊的面孔随母亲丽花。

而黑秀艳呢，虽然是在家伺候有病的刘彩欢，可她也是越长越漂亮，苗条的身段，丰满的臀部和胸部，若和贾冉罡站在一块，那真是天配的一对，地设的一双。为此，李洪林和李曼秋便为贾冉罡和黑秀艳做了这个大媒。刘彩欢听说后，便一口答应了下来，知根知底，门当户对。

贾冉罡和他爸贾大个一样能干活，住在作坊里。下坊后，帮着一只胳膊的李洪林喂猪、扫院子。而李曼秋自失去孟庆棣之后，也一直没有再婚，默默担当起了作坊里的伙头军。有时候黑秀艳也常来帮着她忙活。

自从抗日战争中孟宪玉死在宫本铁男坟前，孟庆棣被宫本草佐炸死在拘押所，孟凡声让春野麻衣带到了日本后，李洪林和李曼秋兄妹一直没有让老龙口断香火。虽然三年的解放战争中生意也很艰难，但也总算是维持下来了。李洪林始终铭记父亲李永成临死前交代的话：将来要把这个老龙口酒作坊完整无缺地交给孟家。时至如今，他惟一期盼的是孟凡声从日本回来，他是孟家真正的根。可是，转眼间快十年了，没有孟凡声的一点音信。

在李洪林所住的孟家四合院里，李曼秋已经把饭和菜做停当了。

李曼秋太了解李洪林的心思了，一看今天他的一张脸，就知道当哥哥的有心事。

“哥，你还是喝盅酒吧？”

“不喝了。”李洪林声音很低，话语中带有一丝惆怅。

“那就吃饭吧。”



李洪林拉过一个小木凳，坐了下来。左手握起了筷子。他原本干什么事都是用右手，几年前老龙口的一场劫难中，他被日本宪兵队长野河池郎砍掉右胳膊后，干什么事只好用左胳膊了。如今，不论做什么事，他的左手都能做了。

“唉，解放了，又要改天换日了……”右边的“空袖筒子”快垂到了地面上，李洪林轻轻吐露着心中的忧虑……

“我看用不着担心，”李曼秋看透了李洪林的心思，也坐了下来，说：“抗战完事后，三年的内战中咱的作坊虽然又遭了一些罪，不也挺过来了吗，听街上的人说，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口号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

李洪林摇摇头，说：“不好说呀，日本人侵略中国也是大喊东亚共荣，结果像屠夫一样地杀害中国人。这几年，国民党也喊拯救中国人民，可是，国民党的部队不也把老龙口作为一块肥肉。虽然不像日本一样杀人、放火，可这酒，三番五次地拉走了多少次，连我都记不清了。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不假，可是仗还没打完，往后到底怎么样，还很难说呀。”

“这些日子，解放军的队伍，连咱家的门槛都没登过，一壶酒也没和咱们要过。”李曼秋边吃饭边说着。

“也许你说得对，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沈阳刚一解放，整个沈阳城欢庆的场面就像过大年一样。”

“哥，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解放军的队伍这样好，咱们就送些酒给部队，你看行吗？”

李洪林沉思了一下后，说：“找谁去做这事？”

“黑秀龙和贾冉罡都行呗。”

李洪林点点头，边吃饭边说：“我还听说，共产党现在是

